

散文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忆萧士栋先生

■刘明钧

诗歌

家园

为汶川大地震一周年而作

■孔令升

夜晚翻检旧书，书页中滑落一幅照片，凑近灯下呆望，竟是我最敬重的老师萧士栋和几位同事及学生的合影。先生端坐中间，几位同事分坐两侧，几个学生侍立背后，我站在后排的中间，背景是古色古香的河南大学礼堂。仔细审视，照片右下角所属日期是1983年7月26号。哦，我记起来了，那是在河南大学10号楼评阅高考语文试卷时拍摄的……

1983年7月，天气特别闷热。当时还没有空调，有的只是几台落地电扇，不仅如此，还需提防蚊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加班往往到九点以后。那时萧老师50多岁，是周口地区阅卷老师的领队，且任语文组组长。“官”不大，又是临时，可他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不能不让人钦佩。在语文组试评的预备会上，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小小的朱笔，不可轻易落下，笔下牵连着考生的命运，责任重大。我们是为国选才，为民造福。我们要不负重托，做到分分有据，笔笔无误。”他言语不多，但字字句句掷地有声。

作为萧老师的学生，我也已执教30年，虽谈到老师不敢言老，怎奈岁月无情，年龄已接近“耳顺”之期，各类试卷未批过何止上千百次。每每掂起朱笔，萧公“分分有据，笔笔无误”的训诫便悄然在耳边回荡，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与马虎，因此在我的教师生涯中，从没在评卷方面留下任何遗憾，更不要说是错判误判了。

萧老师1989年4月27日逝世，屈指算来已有20个年头。先生生于1929年，今年正是他的80寿辰。作为他的学生，我尽管愚钝不才，确也应该写点什么了。

记得1978年暑假过后，一到学校即听人说，中文组新来了一位老师，被人誉为豫东才子，因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场劳动改造，落实政策后又重执教鞭。一天，雨后初霁，怀着惴惴的心情拜见萧老师时竟不敢进门，在门外徘徊逡巡，心想一个刚进校门的大一学生如此冒昧的拜见，合适吗？胡乱猜想间，萧公门开了，见我立于门侧，急忙招呼：“有事吗，进屋啊。”一句话，我惴惴之心顿觉释然冰释。

谈话是从十年动乱，教育荒漠开始的。吾等无不痛心疾首，叹岁月流逝，痛十年荒废。萧公却心不灰，气不馁，像一匹轻车熟路的骏马踏上正途之后，正躊躇满志，准备远行。音容笑貌、举止言谈都流露出对过去20年的淡然与宽容，他的这种大度与虚怀着实让我敬仰。

我被萧老师幽默风趣的谈吐所吸引，竟忘记了时间。伸腕看表，已近午后一点，外面又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在萧老师诚邀下，只好客随主便，杯箸间，使我更近距离领略了大师的风范，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萧老师在古典诗词方面造诣颇深，加上他惊人的记忆，课堂上评古论今，纵横捭阖。他的治学方法，他的教学风格深深影响了后代学人。在我眼里，萧先生有大学问家的风度，但绝没有大学问家的架子。上课时他很少站在讲台上，更不要说正襟危坐了，而是常常站在学生中间，凑到学生跟前，使人感到温馨平易、和蔼可亲。即使批评学生，他从来不疾言厉色，似乎萧老师对任何人都没有发过脾气。有一次他评讲作文，批评一个学生用

词不当，把向老师请教说成不耻下问。萧老师满脸笑容地说道：“向老师请教怎能是不耻下问呢，应该是不耻上问，向你的弟弟请教才是‘不耻下问呢。’”一席话，说得同学们哄然大笑，在轻松愉快中，让学生领会了词义。这哪里是批评学生呢？简直是在和学生谈心说笑。

萧老师致力于研究教学的方式方法，可在实际生活中，他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并不拘泥于那些方式方法，而是随和得像拉家常。

1985年4月份的一个下午，一号教学楼过厅里围了许多人，我也疾步凑了过去。萧老师刚从外地开完学术会议归来，人们迎过去向他致以问候。他手提着包，一脸倦容，却津津有味地讲起了学术会议的新收获和语文教育的新观点。直到晚自习铃声响起，他还在回答着学生的提问。可他出差半个多月了刚回来，还没有到家，更不要说吃晚饭了，但他对学生们的提问却很认真。

我曾认真学习过萧老师的教学方法，总希望能做像他那样的名师，但有的只是希望，却很难企及。如今，萧老师的背影愈来愈远，而我的思念却愈来愈深。



散文诗

梦里父亲

(外一首)

邵超

当孩子发来短信,祝父亲节
日快乐的时候,我第一个意念就是:
老爸,您在那边快乐吗?
我很悲伤,我想给父亲发个短信,
却不知道发往哪里……
好在,我还有梦。自从老爸走后,
我的梦就成了老爸的家。
在梦里,老爸炖好了鸡,眼巴巴地
等着子孙们来吃;在梦里,老爸啰里
啰嗦,在给孩子们传授做人的道理;
在梦里,老爸还在用老条条老框框大
声训我;在梦里,我们还在为一件鸡
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
梦里好温馨啊!父亲慈祥地坐在那
里,我们又都成了嬉戏的孩子,我们
说呀笑呀。有父亲的孩子永远长不
大,有父亲的孩子永远有笑声。
梦毕竟是梦。从梦中醒来的时候,
我很怀念梦。因为那里住着我的父
亲。
今天是父亲节,我准备早些入眠。

幸福

在孩童眼里,幸福或许是一只振翅
吟唱的蝴蝶;
在乞丐眼里,幸福或许是一块发酸
变霉的馒头;
在跋涉者眼里,幸福或许是驿站窗
口里透出来的那束忽明忽暗的灯
光……
幸福是柔弱细小的。幸福是细致入
微的。
正是这种柔弱细小、细致入微,让
我们的日子长远而厚实起来。
幸福就在我们眼前。
幸福风一样在我们身上缠绕。
幸福随时向我们伸着手……

短篇小说

表哥的心事

■焦辉

表哥阿和,瘦小,内向,心事重,常愁容满面,闷闷不乐。
早年生活难,庄稼人如表哥,弟兄多,早早担起生活重担,生活艰苦,情理之中。如今,种田不缴粮,国家倒补钱,或打工或做生意,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知道表哥家也无甚灾祸,他本人好像也无大而艰的理想,何以愁苦日日?
农历七月份是短暂农闲,表哥来访。他离我家本不远,常来。
表哥坐进藤椅里,蓝色泛灰的汗衫,黑裤子,一双黑布鞋,头发虽长但刚刚洗过,很蓬松。他说:“带我去你朋友那儿买辆电动车。”我点头,说:“该买了,村街小巷都是柏油路,走亲串友方便。”他面无表情,不言语。
我开摩托带着他,风迎面吹来,光坦的柏油路上树影婆娑,很舒畅。我问后座上的表哥:“想买辆啥价位的?”
“看看呗。”他叹口气又说:“钱难挣啊。”听出他不乐意,我问:“到底买不买?”
“买。不买能中? 恁嫂子真生气了。”
镇上朋友开的车行生意挺好,试车的、搞价钱的,熙熙攘攘,人气很旺。朋友领我们进展厅,排列整齐的新车方阵一样。朋友递过来两瓶水,说:“自己挑车吧。”
表哥左手托着右手肘,右手握着下巴,微偏头,黄瘦的脸上没有表情,眉头如往常一样皱着,检阅着方阵,他保持这样的姿势在展厅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时间悄悄过去,宽敞的展厅虽阴凉,我却微有汗意。他终于停在了一辆蓝色的电动车前。我问:“相中了?”他点点头。我就去展厅外找朋友。
朋友说:“卖两千七,你来,两千六吧。”
回来后我给表哥说了价钱,他摇头说:“我就带两千五。”
我又去找朋友。
朋友面露难色,揉揉鼻子,说:“赔给你几十块钱,就当请你喝酒了。提车吧。”
我过去给表哥说:“提车。”他并不动,挠挠头,干笑了几声,压低声音说:“他肯卖,里面一定还有虚头,两千四,不卖拉倒。”我忽然感觉有些热,汗就下来了。我只想赶紧结束这一切,咬咬牙,转身去找朋友。
朋友瞪大了眼,说:“我这是生意啊,让他走吧。”朋友转身离去,把我晾那儿了。朋友走了几步,赶紧转身回来,变了脸色,说:“兄弟,提车吧,下不为例。”
我擦着汗走到表哥身边,说:“提车吧。”表哥挑挑眉,睁大并不大的眼睛,说:“肯卖? 里面还有虚头,还要……”我突然冲他发火:“你——买不买?”表哥沉下脸,皱眉,不言语。
……
表哥骑着新电动车跟在我后面,好像吃了大亏,闷闷不乐。伴着树梢的夕阳,表哥不停地发火:“他肯卖,一定有虚头,哎,不知赚了我多少……”我是又生气又好笑。
但我好像忽然明白了表哥为什么常常闷闷不乐、愁容满面。

妈妈,你知道吗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儿子没有妈
就像地陷天塌
难忘 1985 年那个酷暑
妈妈你的走失
让我们的生活
有了解不开的疙瘩
妈妈啊妈妈
你究竟在哪
你能否吃上热饭
你能否喝上热茶
你是在乡村还是在城里
你是在荒野还是在山崖
二十三个难熬的春秋冬夏
日日夜夜我们都将你牵挂
一定要找回生养我们的妈妈
风餐露宿四海为家
为了找到你
我们决心走遍海角天涯
妈妈,你知道吗
二十三个难熬的春秋冬夏
我们在思念的泪水中泡大
我已娶妻生子
妹妹也成人出嫁
但我们不能没有妈妈
我们一次次出发
总是漂流在外很少回家
妻子离我而去
把幼小的女儿抛下
这不能愿她
她怎能理解我心中的疙瘩
妈妈含辛茹苦将我养大
我怎能放弃寻找我的妈
在女儿的哭声中
我和弟弟又一次离开了家
忽然有一天
石家庄救助站传来喜讯
一位老人像是我的妈
二十三年了
面前的妈已是满头白发
时而清醒时而一言不发
老人终于恢复记忆
我们也痛哭流涕一头跪下
妈妈啊妈妈
儿子总算找到了你
回家吧
妈妈
咱们回家
回家